

鄭和航海圖

目 錄

整理鄭和航海圖序言.....	5
鄭和航海圖 武備志卷二百四十.....	19—66
附錄：	
鄭和航海圖地名索引.....	1—45
鄭和下西洋圖	



整理鄭和航海圖序言

鄭和航海圖見於明茅元儀編輯的武備志卷二百四十，圖的原名是：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過去使用此圖的人嫌原名太長，不能一目瞭然，多省稱為鄭和航海圖。現在整理重印，也就採用了這一個名稱。

原圖一共二十四頁：序一頁，地圖二十頁，過洋牽星圖二頁（四幅），空白一頁。序僅一百四十二個字，當出於茅元儀之手。元儀，明浙江歸安（今湖州市）人。生於明萬曆至崇禎之間。他的祖父茅坤，人稱鹿門先生，是一位古文家，也是一位軍事家，打過仗，做過兵部官，佐過胡宗憲的幕，熟悉海防。元儀少好談兵，曾佐孫承宗軍幕，官至副總兵，守覺華島，和滿洲對過陣，不愧為將門之子。他因為生當明季國家多事之秋，所以除去自己參軍而外，還講求輶略，寫了一些有關軍事和邊防的書，武備志就是他所編寫的一種。武備志是他寓居金陵時所作，於明毅宗朱由檢崇禎元年（公元一六二八年）進呈，因為書裏講到遼事和建州，清朝列為禁書，到道光以後才開禁，重行擺印。今行世有明天啓刊本，清道光木活字本和日本刊本。武備志所收航海圖，元儀在序裏沒有說明來歷，只說明成祖朱棣派人出使海外諸國，“當是時臣為內豎鄭和，亦不辱命焉。

其圖列道里國土，詳而不誣。”云云。至於此圖是否鄭和所用，或出於何人何時，序文一字不提。今案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二十六年（公元一五五七年），胡宗憲爲浙江巡撫，爲着防禦倭寇，曾請鄭若曾等人蒐集海防材料，編輯籌海圖編。茅坤在胡宗憲幕府裏參加過籌海圖編的編纂工作，見到一些與海防有關的材料；他又做過兵部的官，也可能見到兵部的檔案。元儀秉承家學，著述等身，武備志裏的航海圖，如不是出自兵部檔案，就是從胡宗憲那裏得來的，一定是淵源有自之作。其次，這一部地圖所表現的大概是明宣宗朱瞻基宣德五年（公元一四三〇年）鄭和最末一次下西洋，圖上的航程、地理，與祝允明前聞記所記宣德一次下西洋相合。所以武備志裏的這部航海圖，可以假定爲十五世紀中葉傳下來的。在中國地圖學史上，就海圖而言，這要算是最早的了。

全部航海圖是仿照長江萬里圖的一字展開式繪製而成的。因爲用的是書本式（原來當是手卷式，收入武備志後改成冊本式），自右而左。寶船出長江口以後，向南沿着江、浙、閩、粵海岸西行，這樣展開是容易瞭解的。只有從南京至長江口一段，是自西向東，爲着配合出長江口以下各段，繪製時在圖上把南京至長江口的方位顛倒過來，長江南岸的地方挪到北岸，北岸的挪到南岸，成爲上南下北，這樣一直畫到長江口。出長江口以後，恢復了正常的方位。這是這部地圖的讀法的第一點。其次，地圖上到了印度的孟加拉灣（Bay of Bengal），伊朗的阿曼灣（Gulf of Oman）以及由阿拉伯半島南端

的亞丁(Aden, 原圖二〇頁下作阿丹), 渡亞丁灣(Gulf of Aden)到非洲東部,在這些要大轉灣的地方,圖上採用上下對列的辦法,來解決兩岸相對的地名。明白圖上的這些繪圖法,就比較好讀了。全圖以南京為起點,最遠到非洲東岸怯尼亞(Kenya)的慢八撒(Mombasa,今圖作蒙巴薩),即南緯四度左右為止,包括亞、非兩洲,所收地名達五百個之多。五百個地名中,本國部分約佔二百,其餘亞、非諸國約佔三百。元代汪大淵的島夷志畧所紀外國地名不過一百,航海圖比志畧要多兩倍。十五世紀以前,我們紀載亞、非兩洲的地理圖籍,要以這部航海圖的內容為最豐富了。

關於鄭和和武備志中所收的鄭和航海圖,近百年來,中外學者都作過一些研究。中國方面如梁任公、馮承鈞等人,歐洲方面如W.F.Mayers, W.P.Groeneveldt, G.Philips, J.J.Duyvendak, P.Pelliot, 日本方面如山本達郎、北村松之助諸人,他們在地理方面都作過一些考證工夫。一九四三年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范文濤的鄭和航海圖考,一九四七年新嘉坡南洋編譯所出版了張禮千的東西洋考中之針路。范書注重在馬來半島方面諸有關地名的攷證,張書則西起印度,東至馬來半島、印度尼西亞、菲律賓以及越南諸地,綜合舊聞,益以新知。於是鄭和和下西洋以及航海圖中有關上述諸地的情形,算是大致清楚了。

自海南島至馬來半島東岸,即原圖的第十一頁下至第十四頁上,為交趾、占城(今越南)、真臘(今柬埔寨)、暹羅(今泰

國)諸國。其中如新州即今越南歸仁，靈山即華列拉岬(Cape Varella)，崑崙山今圖作昆侖島(Pulo Condore)，假里馬達今圖作卡里馬塔島(Karimata Is.)，交蘭山即Gelam，吉利悶今圖作卡里摩爪哇羣島(Karimon Djawa Is.)，爪哇今圖同。這是馬來半島以東見於航海圖的幾個重要地名。

馬來半島以西如孟加拉灣中的翠蘭嶼今圖作尼科巴羣島(Nicobar Is.)，安得蠻山今圖作安達曼羣島(Andaman Is.)，錫蘭山即今錫蘭(Ceylon)。溜山國今圖作馬爾代夫羣島(Maldiva Is.)，在印度南部的印度洋中。印度大陸上如榜葛刺即今孟加拉(Bengal)，小葛蘭今圖作魁朗(Quilon)，柯枝作柯欽(Cochin)，古里作卡利卡特(Calicut)。忽魯謨斯作霍木茲(Hormuz)，屬今伊朗。佐法兒今圖作Dhofar。阿丹今圖作亞丁(Aden)，俱在阿拉伯半島。木骨都束今圖作莫格迪紹(Mogadishu)，卜刺哇今圖作布臘伐(Brava)，竹步即Juba，麻林地即Maliudi，慢八撒今圖作蒙巴薩(Mombasa)。這些都在南緯四度以北非洲東北部沿海對着印度洋的一些地方。

以上所舉的一些地方，近百年來經過許多人的研究，大致可以確定了。現在以此爲基準點，用今圖和航海圖對照來推究其他地名，並初步加以說明。

從馬來半島北部緬甸地方說起。原圖第十七頁下有答那思里，第十八頁上有打歪和八都馬。據菲利普斯(George Phillips)印度錫蘭海港攷(The Seaports of India and

Ceylon, described by Chinese voyages of the 15th century, together with an account of Chinese navigation. 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85, vol. xx. pp. 209-226), 以及後來日本藤田豐八的島夷志畧校注八都馬、淡邁諸條校注, 答那思里就是下緬甸的Tenasserim, 古名頓遜、典遜, 今圖作典那沙冷。打至即典那沙冷北面的Tavoy, 今圖作土瓦。八都馬即 Martaban, 今圖作馬達班, 亦稱馬打璣、毛淡棉。這些大都可信。答那思里、打至、八都馬是從下緬甸逐漸往北。八都馬已到薩爾溫江(R. Salween)江口, 菲利普斯疑心圖上的落坑就是今緬甸的首都仰光(Rangoon), 很有可能。撒地港既爲今孟加拉東南岸之Chittagong, 則撒地港南的木客港也只能爲今圖的Maskhal。

沿着緬甸西海岸北上的海岸線到撒地港已經盡頭了, 應該折而向西, 沿着恆河三角洲以至印度半島的本部。原圖第十九頁上至第二十頁上所繪自撒地港至烏里舍城, 即指沿着今孟加拉灣北面恆河三角洲向西以至印度半島東面最北的一段地方。繪成一灣, 所以表示至印度半島本部轉而向南的意思。原圖第二十頁上的辛刺高岸、波羅高岸、折的希岸, 今地俱無可攷。所謂高岸或岸, 大約就是現在印度地圖上恆河三角洲一帶的所謂Point。如這一推測不誤, 則菲利普斯以爲圖上的烏里舍城的烏里舍即指Orissa, 今圖作奧里薩, 就更有根據了。烏里舍城當指Cuttack, 今圖作卡塔克, 卡塔克在馬哈

納迪河 (P. Mahanadi) 南岸，與本圖所標亦合。烏里舍塔當即卡塔克稍南的 Kanarak。Kanarak 一名黑塔 (Black Pagoda)，烏里舍塔得名當由於此。

從原圖第十九頁下和第二十頁上看，由烏里舍、烏里舍塔往回走的骨八丹、佛思洞、加寧八丹、龍牙葛、俱里都利、沙里八丹、買列補、芝蘭、翼城，都在今印度半島東岸自奧理薩以南以至科摩林角 (C. Comorin) 一帶沿海地方。印度好些地名末尾附有 Patam 的尾音，就是本圖的“八丹”。骨八丹，菲利普斯以為是奧理薩南的 Maniquepatam，我以為可能是 Visagapatam，今圖作維札加帕塔姆。佛思洞、龍牙葛、俱里都利無可攷。加寧八丹只能為 Kalingapatam，地在馬德拉斯 (Madras) 以北。沙里八丹應是 Masulipatam，菲利普斯的比定是對的。藤田以為是 Negapatam，然據圖，沙里八丹當在芝蘭之北，芝蘭即 Chilambaram，毫無可疑，則沙里八丹豈能為其南面之 Negapatam，故仍以菲氏之說為勝。翼城當即馬可波羅行記 (Marco Polo's Travels) 中的 Cail Kayal 城，明史作加異勒城。翼城以下為甘巴里頭，算是到了半島的最南端。甘巴里頭即科摩林角，菲利普斯以下俱無異辭。到了甘巴里頭，據今圖，航程就應該遠向西北，沿着印度西面的馬拉巴海岸 (Malabar Coast) 北上了。

印度西海岸除去小葛蘭、柯枝、古里諸地已攷訂清楚而外，還有一些地名，尚待推究。原圖第二十頁上古里北面的白礁，雖然畫在陸地上，可能是海中一島。明代的海道針經順風

相送中也提到白礁，這大概是古里西面海上拉克代夫羣島 (Laccadive Is.)之一。再往北的莽葛奴兒應即Mangalore，今圖作芒格洛爾。由莽葛奴兒往北至坎八葉城中間有七個地名，今俱不可攷。坎八葉城，伯希和主張爲Coimbatore，我們還是傾向於舊說的Cambay，今圖作坎貝。坎八葉城北的新得，即今巴基斯坦的Sind，今圖作信德。新得再過去有客實、木克郎和克瓦答兒諸地。馬可波羅行紀中有Kesmacoran國，一作Kedjmekran。Kes, Kedj一作Kej, Kach, 即今圖的Kachchi, Kach Gondava, 國在印度河西，舊屬俾路芝，今歸巴基斯坦。Kach和Mekran是兩處地方，一在印度河西，一在阿拉伯海北岸沿海一帶，古代曾併而爲一，故馬可書稱之爲Kesmacoran，近代還有這樣的稱呼。原圖上的客實，就是Kachchi，木克郎就是Macoran，或作Mekran, Makran, Mukrān。原圖把客實和木克郎兩地緊挨在一起，這是合乎歷史事實的。克瓦答兒在巴基斯坦最西南，與伊朗緊鄰，爲邊海一城，即Gwadar，今圖作瓜達爾。由克瓦答兒西行，遂至忽魯謨斯。

原圖第二十二頁上把忽魯謨斯繪成一島，這是正確的。舊忽魯謨斯原爲邊海一城，馬可波羅所到過而予以紀載的就是邊海的舊忽魯謨斯。相傳舊忽魯謨斯於馬可蒞臨以後，爲韃靼人所殘破，於是居民遷居於附近之Djeroun島。一三〇〇年左右在島上建立新忽魯謨斯，十七世紀以後，新忽魯謨斯始逐漸衰歇。本圖之忽魯謨斯島即舊Djeroun島。十五世紀初

鄭和下西洋，他所到的忽魯謨斯當然是新忽魯謨斯，故圖上繪成一島。清代魏源不知道忽魯謨斯這一段歷史，反而批評航海圖，說是“遂致岸國圖成島國。”（見海國圖志卷二海國沿革圖敘。）其實是他自己錯了。

到忽魯謨斯以後，過忽魯謨斯海峽（今圖作霍木茲海峽），沿阿曼灣而東，是為阿拉伯半島。原圖第二十二頁上左下角高聳的山峯，今圖稱為卡拉特（Kalhat），在馬可書中稱為哈刺圖（Calatu），稱海灣為哈刺圖灣。原圖第二十頁下航線上之加刺哈即今卡拉特。圖上從第二十二頁上往回數至第二十頁下，與克瓦答兒、坎八葉城、莽葛奴兒相對的地方，乃是把從阿曼灣起的阿拉伯半島展開成一字式平列在地圖上。原圖第二十一頁下的麻實吉即Maskat，今圖作麥斯卡特，為阿拉伯半島的東北角。至此以後逐漸向南向西移動，以至佐法兒等處。麻實吉西南的古里牙應即今阿拉伯半島南面卡姆爾灣（Gulf of Kamar）東的Kuria Muria。以下的大灣應即為卡姆爾灣，佐法兒即在卡姆爾灣的最東邊。阿丹在阿拉伯半島的最西南，即今亞丁。佐法兒與阿丹之間，據圖尚有羅法、失里兒、刺撒三地。羅法、失里兒二地無攷。刺撒，伯希和以為即伊朗灣南面的El-Hasa，那是不對的。圖上明明指出刺撒在佐法兒與阿丹之間。刺字可能是Ras的對音。佐法兒與阿丹之間以Ras開頭的地名有十來個，頗疑此刺撒為即位於佐法兒與阿丹之間的Ras Scharwehn。到了阿丹，圖上的阿拉伯半島航程告終，底下就是渡今亞丁灣到非洲東北部了。

關於非洲東北部，具見原圖第二十頁下至十九頁下。圖上表示自阿丹渡海至非洲，形勢有如河流兩岸，然阿丹一段尚可見出半島的痕跡，核以今圖不難瞭解。據今圖，過亞丁灣到非洲東北部，應繞過瓜達富伊角（Cape Guardafia）。瓜達富伊當即原圖第十九頁下的葛兒得風。原圖第二十頁上的哈甫泥，很像瓜達富伊角南的Cape Hafun，今圖作哈豐角。原圖第二十頁下右下角有一島名須多大嶼，番名速古答刺，當即Sokotra，今圖作索科特拉島。圖上的木骨都東、卡刺哇，以及見於費信書中的竹步，俱在今索馬里境內。麻林地、慢八撒俱在怯尼亞境內。今圖卜刺哇與竹步之間有一地名曰Djogiri，可能即原圖第十九頁下之者即刺哈則刺。至於原圖第十九頁下把慢八撒放在麻林地的上面，當然是錯誤的。其餘俱無可攷。

航海圖上馬來半島以西以至非洲東北部的地名，用今圖核對，所能指出的大致說明如上。因為我們對於印度、伊朗、阿拉伯以及東部非洲的古地理不熟，又缺乏好的歷史地圖可供參攷，僅憑對音和地理方位來比證，難免沒有錯誤。以上不過提出初步的意見，供研究航海圖者參攷。

航海圖末有過洋牽星圖四幅。清初的海道針經指南正法裏有觀星法一項，舉出涼傘星、水平星、燈籠星、織女星、牛郎星、北斗中星、華蓋、小北斗、南斗，凡九個星座。其中水平、燈籠、織女、北斗、華蓋，亦見於過洋牽星圖。菲利普斯在他的印度錫蘭海港攷中曾舉原圖第二十三頁上錫蘭山回蘇門答刺過

洋牽星圖爲例，攷訂了牽星圖中一些星名的近代名稱。對於北方的華蓋星，他不同意是仙后座(Cassiopeia)和鹿豹座(Camelopardus)之間的四個小星的說法，他主張爲小熊座(Ursa Minor)中的七星。圖上把華蓋星畫成八個，是錯了的。南方的燈籠骨星乃是南十字座(Crux Australis)，南門雙星爲半人馬座(Centaurus $\alpha.\beta.$)。東北織女星卽天琴座(Lyra $\alpha.\epsilon.\zeta.$)。西北和西南的布司星乃是獵戶座(Orion)。從錫蘭到蘇門答臘，據今圖是東微偏南。原圖第十八頁至第十九頁有自轔涎嶼至錫蘭山針路，用的是辛戌針和辛酉針，卽西微偏北十五度至三十度，回程針路應是相反。錫蘭南端位於北緯六度左右，蘇門答臘島北端位於北緯五度半左右。在這條線上，北斗星已經很低了，牽星圖作一指平水，所以又用小熊星來定方向。

古代尚未發明羅盤的時候，海上航行是靠看日月星辰來定方向的。如公元五世紀初法顯從印度泛海歸國，“大海彌漫無邊，不識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到了宋代，已經發明了羅盤，並且運用在航海上，可是航海時候仍然要用日月星辰來輔助。舟師“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十三世紀末馬可波羅旅行印度洋上看到觀測北極星的情形，行紀又載馬可在印度西岸馬里八兒(今馬拉巴 Malabar)時曾說：“在此國中看見北極星更爲清晰，可在水平面二肘上見之。”(馮承鈞譯沙海昂校注本馬可波羅行紀下冊七一七頁，又可參看H. Yule,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vol.II, PP.389—

390)。其時中國的航海家早已知道運用羅盤了，而印度洋上的航海家一直到十五世紀末還是靠觀察南半球可見的南極星同觀測其他星宿高度的簡單儀器來定航行方位（參看馮譯馬可書下冊七一八——七一九頁）。這和鄭和航海圖後面的過洋牽星圖頗有近似之處。

航海圖上的牽星過洋，對於星辰高低稱為幾指幾角。據原圖第二十頁上下，古里國為北辰四指，莽葛奴兒為北辰五指；兩地相距一指，合今圖約為一度三十分強。又據原圖第二十頁下，阿丹為北辰五指，與莽葛奴兒同。即在同一緯度上，阿丹在今圖為北緯十二度五十二分，莽葛奴兒為北緯十二度五十三分，依此，則航海圖上的一指又當為今圖二度三十四分左右。與上所推相差一度。但是據原圖第二十一頁下，麻實吉為北辰十二指。麻實吉即今圖之麥斯卡特（Maskat），位於北緯二十三度三十分稍北，與阿丹相距七指，合今圖為十度三十八分。在這裏一指為一度三十一分強，和古里至莽葛奴兒一指等於一度三十分左右又相差不遠。航海圖上的一指合今圖有一度半與二度半之不同，其中必有錯誤，其所以致誤之由現在不甚了了，尚待進一步研究。

菲利浦斯根據法國 M.Reinaud 所譯 *Geographie d'Aboulféda* 一書的序論裏所說，以為阿拉伯天文學上有所謂 *Is-saba* 的，其意為手指頭的指，又有所謂 *Zam* 的；一指等於八個 *Zam*。阿拉伯的一指相當於地圖上的一度三十六分。因此菲氏認為航海圖上的一指與阿拉伯的一指距離大致相等。菲氏

沒有肯定地說兩者的關係究竟如何，我們以為這一問題也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目前不能就下結論。

在航海圖上還可以看出鄭和的寶船自南京出發以至蘇門答臘島北端，航線沿途注上了羅盤針路，而不用星辰定向。從龍涎嶼向西至錫蘭山，更由錫蘭山向西向北，無論是沿着印度西海岸走，或者橫渡印度洋以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北部沿海，都盡量利用星辰定向，和羅盤針路相輔而行。這一事實應如何解釋，還不甚清楚。

從近代地圖學的觀點看，航海圖上有些地方表現的大小比例不很對，有些地方方位也擺錯了，如上面所提慢八撒和麻林地就是一例。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這是十五世紀以前留下來的唯一的一部中國所繪包括亞、非兩洲在內的航海圖。雖然用的是傳統的畫法，只要瞭解它的繪製方法，配上所紀針路、牽星等等，用今圖仔細對照，便可以發現它相當正確。在十五世紀的世界地圖學史上，像這樣一部偉大的作品，還是少有的。航海圖的繪製，用的是中國的傳統畫法，和阿拉伯人如Edrisi所繪地圖很不相同。過洋牽星所用指、角等名稱以及一指所等的度數，和阿拉伯人所用有相似之處。但中國航海舟師“夜則觀星，晝則觀日”，見於北宋朱彥萍洲可談的記載，在公元十一、十二世紀之間；過洋牽星的航海術，中國與阿拉伯究竟孰先孰後，誰學誰，尚無定論。但就是這些，也不能影響到航海圖的整個價值及其在地圖學史上的地位。西歐資產階級東方學家如法國的伯希和(P. Pelliot)、荷蘭的戴聞達

(J.J.L. Duyvendak)所說航海圖是以阿拉伯人的地圖為藍本云云，那全是逞臆之談，舉不出何種證據。

整理重印本圖時，爲着讀者的閱讀方便，附了一個鄭和航海圖地名索引，每條地名加以簡單的解釋，說明其今爲何地。全部地名約有五百個，未能攷出的尚有一百五十個左右，佔十分之三；即已攷出的三百五十個也難免有錯誤遺漏之處。這些俱有待於讀者的批評和指正。

編訂索引繪製地圖，參攷了與鄭和和下西洋有關的一些書籍論文。此外在中籍方面還參攷了下列諸書：

鄭開陽雜著十一卷 明鄭若曾著 一九三二年南京國學圖書館影印本

籌海圖編十三卷 明胡宗憲纂 清初刊本

新編沿海險要圖說十六卷長江險要圖說五卷 清余宏淦著
一九〇三年上海石印

新譯海道圖說十五卷 英國傅蘭雅等譯 上海製造局刻本

東南海島圖經十卷 清世增等譯 一九〇〇年上海石印本

日本著作參攷了下列兩種：

支那沿岸水路誌第二卷 日本水路部 一九一七年印本

日支交通の研究中近世篇 日本藤田元春著 一九三八年富山房本

核對地名時參攷了下列諸中外地圖：

申報館中華民國新地圖 曾世英等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集 地圖出版社編 一九五七年

世界地圖集 地圖出版社編 一九五八年

Andrees, Allgemeiner Handatlas, 1907

Stielers, Hand-Atlas, 1907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Leipzig, Weltatlas,
1952

整理本圖時，曾得到中華書局編輯部的熱心幫助和加工，
並此致謝。

向 達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